

汾州府志

汾州府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七

書歐陽文忠論狄青劄子後

魏禧

予嘗推古今奏議漢賈誼鼂錯宋李忠定明王文成爲第一及再讀歐陽文忠奏則又未嘗不反覆流連而不能已公爲人正直和平遇事敢言特其錯置之方天下大畧大計不能與四公比而政事之闕失人之賢不肖則知必言言必盡而其言直切而婉至反覆而不窮其移人之性情入人之深爲前古奏議所未有吾則所特不滿公者在論包拯狄青二事拯劾去二三司使而已

汾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一

居其位於形迹不無嫌疑然拯豈貪美官敗人以自成者公亦當出一二言爲拯回覆何至謂其不知廉耻壞國家之紀法以重詆賢者而推致其罪乎至論狄青則又甚青立大功爲當世名將公旣多鄙夷不屑之辭而小心謹慎朝野共知公則曰今雖未見顯過是隱然以其心爲不可問也又曰外人謂青用心有不可知此臣所不敢決是顯然以青爲叵測也至采身應圖讖宅有火光無稽之訛言以爲動主上而又引朱泚以爲證其後又因水災並建皇圖極言噫幸其君爲仁廟耳使遇漢景宣唐肅德則公一言殺青而有餘而青滅族之禍

固已不旋踵矣。而其間則仍爲一二護青之語。操縱出入之間。似乎持平。而實深文巧詆。以中人於深禍。而自脫於小人。吾則以爲險狠陰猾。若古小人害君子之術。而又工焉者。蓋莫甚於此也。宋武功最衰。當時將帥未有賢於青者。藉令青功大謗興。主上危疑。公爲侍從。尙當出力。曲相保全。而顧無端以啟君臣之釁哉。然則公皆不當言與。曰言之可也。所以立言非也。然則如何。曰言拯也。但當曰拯劾去三司使而已。居其位。雖非出拯初心。然拯宜避嫌辭位。以自白。朝廷亦宜授拯他官。以全其名節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言青也。但當曰

青功大而賢甚。得軍心。浮議沸騰。雖青萬無他志。然不宜久掌機密。滋讒慝之口。朝廷宜授青外藩。以保全其功名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嗚呼。公正直和平之君子。如此等類。豈君子所宜出。吾深惜此爲公盛德累。而疑公之未必純出於君子也。公爲後世所信服。未有非之者。吾懼夫誤後世之爲君子。不擇言而自陷於小人。故特表而出之。或曰。宋乘五代後。如郭威。藝祖。黃袍加身之事。庸或有之。公忠愛。不得不言。不知杯酒釋兵之後。將帥不能爲大惡者。已百有餘年。而顧於青之賢。將爲已甚之言。以危之乎。或又曰。青武人。與機密。列爲

大臣公惡非其類故言之狼戾如此噫信斯言也則甚矣。

開除荒地絕丁碑記

高普

今天下騶螳羹沸蠱之會矣小大盡喪我邑更受其禍死於歲死於兵山城寥寥幾於無民石田纍纍誰是其耕則減錢穀而滋物命必經哲人調劑因革乃成補救維新之治清興雖蠲免三餉澤潤生民賦役一準全書猶弗堪也士大夫出而霖雨桑梓事足千古至匹夫請命如王氏子家棟者亦可尙已彼其貧而急公髮短心長念土滿丁殘數世之患也慨然告免不憚其勞然

一手不能舉鴻鼎一臂不能支大車爰謀諸鄉大夫烏臺王公存予協憲王公若竿咸可其請以爲大有造於寧也於是兩臺陳乞之役蒙移文誦縣邑侯喜曰民旣利矣余必與焉據實上狀兩公遂激切爲詞亟達藩司使者王子悉自儲資斧呼顛再三兩月始允其事得免荒閑地糧四千五百一十七石二斗六升絕丁差銀二千三百三十四兩二錢八分九釐祇存成熟地糧六千九十八石五升四合見在丁銀六百八十四兩七錢一分一釐百姓莫不徧爲爾德曰仁人之爲利溥也陳利害藝貢事罔不咸賴君子於是善編人之義柰吏胥

掣肘非存予。廕子諱瑄者，倡義出金，鮮元有濟，則二公
幹旋之力。公子慷慨之誠，與王氏子請印之勞，足稱三
不朽焉。自今伊始，于垣作堵，邦族復也。疇乃錢鏹三事
職也。量入修賦，追呼息也。終善且有，小休汔也。不至歌
碩鼠而賦鴻雁，嗟絲葛而悲萋楚，足以爲邑基矣。古云
作法于涼，其敝猶貪。惟後之長人，思其始而成其終，節
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克寬克仁，從容以和，原隰有不
畷與，總秸有不供與，生齒有不登與，又何汙萊不日墾，
戶口不日繁殷乎。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斯無負
朝廷草昧建侯，陰隲下民之意。里人士勒石以志，所以

報也。俾後人垂之，永矢無諼云。

董生修文廟記

李如模

邑之文廟，自渭南史公整修後，歷數十載，無繼其役。棟
宇摧殘，丹雘脫落，紳士朔望瞻拜，雖莫不欲獻興歎，而
未聞有更新之創。獨邑庠董生爾型，謂我旣翱翔禮樂
之林，沐浴文明之化，坐視宮牆頽廢，心何以安。旣鮮衆
志，我獨任之。積二十年力，亦可以竣。雖曠日持久，終勝
道旁之築也。於是鳩工度材，殿廡堂階，暨神庫神厨之
屬，靡不次第以舉。無何，天不永年，未及觀成而卒。厥子
正紳善繼，乃志不避寒暑，朝夕踵修，星霜凡屢易，而後

規制大備。賁飾煥然矣。是役也。經始於崇正辛未。至國朝順治丙申。而工方訖。歲踰兩紀。時更兩朝。人經兩世。其辛勞不爲不久。苟非貫以誠心。烏能不中輟邪。夫明季自思陵卽位以來。無歲不用兵。天下騷動。流寇所過。城邑爲墟。生其際者。皆謀苟全之。不暇而董生父子獨以文教爲重。作述相承。修於舉世不能修之時。迨聖朝定鼎。我邑學校獨不煩當事振興。而鐘鼓豆邊無不完具。其功豈不大哉。余蒞任以來。嘗贊歎之。茲邑人咸謂不忍沒其美。請記之以垂不朽。余雖不文。何敢辭。抑聞董生篤行君子。鄉黨無不奉爲楷模。獨惜早逝。不

得一見之。而三子俱已列膠牆。好學能文。正紳其長君也。同時董役。若王君建極。傅君商霖。羅君徽聲。馬君先登。桑君日扶。侯君來貢等。咸著勞勩於法。得書。

修建故縣橋記

周士章

距縣東五里許。爲故縣趾。村河一道。秋至。山水怒發。沿隄衝沒。道路爲之梗。歷有年所矣。石邑疊經兵燹。遺黎力農不贍。牧斯土者。欲爲勸興。良不易。余承乏逾載。惟與斯民休息。重念環境曠土。一帶童山。教民樹植。鳩葺津梁。誠爲本願。值入夏。越四閱月。亢暘不雨。石髮就枯。遑念泣東海之波。是致肥蠶乎。有縣民賈自英。賈自秀。

退甘蔬食本分自守相村河水勢殺修建石橋一座殆亦民之良也是爲記。

修李姑岩記

梁鍾豫

綿上之岩有名李姑者相傳唐太宗妹入山禮佛至此結廬焚修有年卒登覺岸後人卽其廬肖像祀之考唐書高祖十九女皆先後下嫁無出家者惟睿宗女玉真公主始度爲道士號上清元都大洞三景師後多繼其風終唐世凡十二人未聞有爲比丘尼者李姑果太宗妹邪仙邪佛邪皆未敢信顧斯岩自昔自今率皆黃冠奉香火則李姑疑爲道家近是甲申之歲邑境遭闖寇

汾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六

肆掠余避兵入綿上得遊斯岩鍊師王某欵留信宿問黃庭論真誥媿媿有元旨而道宇雜樹交蔭雲垂烟接披拂清芬令人坐卧忘返岩之最上層則李姑像在焉瞻拜仙儀飄飄出塵世狀匠手亦巧於繪哉下覽衆峯如萬點蒼翠呼吸之際可通帝座矣自辭鍊師歸後未能再至已丑之秋斯岩遭餘孽蹂躪而鍊師亦厭世去其徒微興慮道宇之漸及荒榛也亟告邑人士捐金以助於是取材於山陶土爲瓦舉廢易新工始於順治庚子暮春之九日凡十旬而竣微興走告於余願爲記余曰天下事佛禮仙之地不過榜之曰寺曰觀而此獨以

李姑棲息之岩，卽名之曰岩。蓋岩以李姑顯，而洞宮亦可以岩稱也。抑聞之山之石窟曰岩，又殿旁高廡曰岩。意者李姑生則修真，岩穴死則得侍通明殿頭，如上元夫人邪？姑不具論。惟綿山爲吾邑勝地，而斯岩又爲綿山勝地。至今憶舊遊，心嘗戀戀，愧予已濫竿雁塔，勢不能不爲風塵俗吏。宦海蒼茫，望之不可涯涘。苟得早賦遂初，重遊勝地，則如出火坑中，登蓬萊仙島，豈不大快哉！因記斯岩之修，而誌余異日之志。

邑侯莊公建修城樓碑記

曹席珍

國家襲夏殷，奠神臬於析木之次，寄肘腋於并肆，鍵關

汾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七

梁於西河，故自寧鴈以南，右轉而濱於上郡，雖邊腹不同，或稱極要，或稱次衝，咸禁暴禦亂之凜焉。臨邑孤懸兩河，當新城五原之孔道，爲全汾肩髀，驗徃占來，蓋亦西北之重地也。由懷廟以迄今，甫歷三紀，而數見攻圍，一則始於援遼之叛將，介甲投門，一則起於圍綏之草竊，蹈瑕抵間，一則鄰寧之士弁，勾絡交寇，一則秦中之廢帥，遙應平賊，數者禍亂不等，或得則殲其醜，或失則毀其郭，總倚此戍，陴墜戶塗隙，效死嬰守之重地焉。然當時慮先庚甲，內外暇備，內則方面之中，有巨樓耳臺，之上有箭櫓，雉堞之口，有楯蔽，分甲之地，有汎舖，下至

弓刀砲石籌箭更燈咸殷殷秩秩焉外則城麓之下有
御月重濠之外有品坎南北之繚有虹隄隱短伏垣跳
盪賭截風鶴一傳扶攜如歸自勝國以來湮廢積久前
蹟泯然且南北兩臺包絡孤角最爲險闊壬申之歲禍
本所發至今尙談虎而色變也然朝斯夕斯者慶禍未
及煦煦相樂不思事變無常焚棟之或及已也幸莊公
以吳世族巍科試鮮山邑數年之內政通人和其補偏
救弊如市水田以濟殘里賠工食以給閭役厚衣粥以
贍獄囚種種嘉績悉出已資茲歲在辛酉季夏周視城
垣進蓮幕王公暨弟子員張生郭生趙崔白生而告之

曰臨邑盤踞萬山介呂梁崑嵐其氛甚惡今城之苦窳
若此是豈勇夫重關擊柝禦暴之義乎爰出俸金倣劉
晏理財必用士人之意屬諸弟子董治之遂率義士高
標等朝夕桔樞庀材飭匠課日督工復恐糜費錙銖將
各匠口食輪流而犒勞之於是費省功倍不日告成復
於文昌舊趾建治臺閣暨塗茨仍勤其丹雘迤廓遙望
雲隱翬飛宛然西偏一重地也然前此非無民牧一病
其涎金而好入一病其剗刻而不出公痛革紙贖等弊
絲毫不入公私有事輒措自己手如此良有司今天下
能有幾人哉能有幾人哉

唐郭君碑跋 朱彝尊

右郭君碑在汾陽縣北七十里予于丙午秋經郭社村行溝中仰見土岡之上碑額微露環岡數里乃登讀其文皆駢儷語首二行剥裂君之名字門世與撰文者皆闕焉其知爲郭君者藉有額存也碑立于乾封二年中有云輝霜鉞而斬老生蓋從太宗攻霍邑者按舊唐書宋老生棄馬投塹甲士斬之新唐書則稱爲劉宏基所殺温大雅創業起居注又云老生攀繩上城軍頭盧君諤所部人跳躍及而斬之世咸不知揮刃者之爲郭君而君之名以石裂終不傳可惜也

汾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九

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跋

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相里氏子孫聚族居焉按相里氏東周時卽有之莊子稱相里勤之弟子是已漢有御史武十六國前趙有偏將軍覽大都皆晉人也金墓在小相里之北繹碑辭與五代史傳畧同惟史稱字奉金而碑云字國寶史稱贈太師而碑云贈太子太師則碑爲可信已

賢侯莊公買水田恤東白都記

崔景輝

臨僻處晉西陵阜縱橫土田嶢峩舊十七里內東白一里丁戶稀疎田半濱山啟正間計厥亡失登鬼錄者十

之六載司民者十之四。糞糞遺黎，鵠面鳩形，真賈滯鄭繪所難悉。夫以四甲丁，輸十甲賦，剜肉補瘡，日復一日，勢必至瘠者困，肥者亦困，究也瘠者瘠，肥者亦瘠，不至於流亡載道不止。雖有智者難爲善後策，幸我邑侯莊公來蒞茲土，三載有餘，每念東白籌所以拯溺救焚者，乃集邑中鄉先生暨厥士暨父老子弟，令各抒一見，俾公私兩宜，柰言人人殊，鮮定衡。公曰：與其目前莫若百世，與其損下莫若損上，惟有捐俸市田以給贖戶一法，令公私兩宜，無出此右者。於是相田之可水者得三十畷，有奇，其值百有二十，計畷四金，底秋地租多寡若干，視贖之上中下而差等焉。噫嘻！若公者，買犢買牛者乎？其見佳禾麥乃笑者乎？其璽書勉勵增秩賜金者乎？將拭目以俟之。

于清端公墓誌銘

熊賜履撰

總制兩江大司馬北溟于公卒于官，卒之日，金陵人爲之巷哭，相率炳香燈祭于寢，日幾千百人，衙舍至不能容，遠近聞之，皆輟市如喪其親。訃聞于朝，天子大震悼，給與恩卹，有加。公卒之三月，孤廷翼等將扶櫬歸里門，卜葬於某所，於其行也，謁銘於予，予謂公之清德令望，卽海內孰不知之，而予又辱公之肺腑交，與聞

公生平甚悉，則銘公者，舍予而誰？謹按狀，公諱成龍，字北溟，別號于山，山西永寧人。先世業儒，潛德不仕。父時煌，授鴻臚寺序班，居鄉力行孝義，有長者之稱。生二子，公居次。公生而莊毅，異於凡兒，稍長，鬚髯如戟，卽嘖笑不苟，見者憚而敬之。性善喫辛苦，諸人所不能堪者，一處之恬如，爲學務敦實行，不屑屑詞章之末。嘗曰：學者苟識得道理，埋頭做去，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識者韙之。順治丙申，公年四十五矣，以明經謁選，授粵西柳州之羅城令。羅城在萬山中，又屢經兵燹，無城郭，人民四時毒霧迷天，豺虎晝行于市，人頗爲公難其行。公曰：君命

也。獨不聞義不辭險邪，遂跨蹇驢，從二三僮僕之任。至則滿目荒煙，野狼吽嗥而已。公坐卧一茅廨，以一蒼頭執爨，招集殘黎，每夜月啼猿，饑猩嘯雨，聞者淚下。而公弗顧，晨起著芒屨，出郭省農事，衝煙觸瘴，上下懸崖絕澗中。如是者七年而治成。異時，僂雜椎髻之子，且漸知所禮義矣。報最，遷四川合州守。其清風惠澤，如在羅城時。未幾，轉楚之黃州郡丞。時吳逆叛亂，賊逼荆岳，國家以江漢爲巖疆，而黃郡南瀕大江，東連廬皖，光蔡諸境，所屬蘄麻數邑中，多崇山峻嶺，歷來盜賊盤踞，伏莽未靖。上官欲借公才望以鎮之，遂題陞黃州守。無何，有盜

魁何士榮等嘯聚東山謀爲內變人心皇皇莫知所出
公曰黃爲襄漢襟喉東山又黃之左背也無東山則無
黃無黃則無襄漢卽江以北危矣天下事尙忍言哉於
是躬擐甲胄鼓率義勇直搗賊巢比至公挺身對壘發
火燎鬚不爲動士卒爭先血戰陣斬士榮等降其餘衆
東山以平以功陞監司馬防下江尋遷閩臬未數月遂
晉本省左轄時閩海防用兵公曰此則惟軍需重矣乃
日會計八郡正供及江浙各省協餉數百萬按時輸轉
以濟饋饗仍爬梳鱗比鈎稽出納剔革飛詭破冒那墊
諸弊盡斥羨餘若干兩還民間官吏不得名一錢軍民

用是兩便而公自茹淡素如空門老衲卽親友贈遺惟
攬果蒲葵而已僚屬爲公苦之公曰我生來無他嗜好
布衣蔬食纔免饑寒足矣不知世間有受享事亦不知
饋遺交際欲何爲計俸入自給有餘要何用聞者歎服
是時外計舉天下清官第一

天子固久知公見公

名喜謂侍臣曰如于成龍方不愧卓異二字特晉內臺
副憲巡撫畿輔畿輔固

帝邦也滿漢軍民雜處其

黠者假投充侵奪民田勢豪恣爲囊橐以取奸利所在
盜賊縱橫充斥白晝殺人莫可窮詰而入旗莊頭尤多
不受理卽民間有訟莊頭輒上堂呼噪把持之有司莫

敢誰何。惟仰天太息而已。莊頭者屯莊之頭目也。公曰我奉天子命來撫茲土。以惠養斯民也。豈怯佃伯哉。若雖悍獨不畏三尺邪。於是編保甲嚴連坐以清盜源。鋤豪強嚴隱占以甦窮困。令下各屬奉行惟謹。公仍不時單騎行旅肆中。密切廉訪。諸有抗違立置之法。無所假貸。自是人人惴慄無敢有干功令者。而盜以息。民以安。滹沱易水之間洋洋乎頌聲作矣。天子聞之。

咨嗟歎息曰。朕獨不得盡如于卿者而用之耳。寧憂百姓哉。庚申春二月。召至行在溫綸。獎慰錫予更蕃。

御製詩篇。親灑宸翰。以寵異之。明年滇寇平。四方底定。

天子念吏治爲重。遂特晉公大司馬。總制兩江。以風羣吏。公聞命感激涕零。曰。君恩至此。難爲報矣。乃星馳就道。語所親曰。江左承六代之餘。習尚浮靡。奸弊牢不可破。今天子命我。我必思所以易之。而南中人聞公簡命。則亦駭汗股慄。轉相告語曰。于青天來矣。吾儕尙如此。裝飾邪。于青天者。異時楚人所稱號公者也。無何金陵闔城盡換布衣。卽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騶從。毀丹堊。至有驚怖喘卧不能出戶者。長干朱雀。雨花桃葉。舊時歌舞遊樂之地。一旦闐寂如僧舍。奸人猾胥。各挈妻帑。鳥獸竄。蓋公未入境而江淮間已大改觀。

矣。公至則繩之益力，畧無假借，懲刁頑，抑僭濫，禁苞苴，革加派，舉廉劾貪，勸學講約，期月之間，兩江數千里，蓋駸駸乎丕變焉。而勢家豪右，則多所未便，爭構爲飛語，以撼公。公畧不爲意，笑曰：直道在人，爾彼嗷嗷者，惡足恤哉！居無何，有巡海之命，公襆被扁舟以行。月餘事竣，旋治所，偶患嘔吐，不食數日而卒。時康熙甲子四月十八日也。公之清操姱行，不可枚舉，姑就予之耳目所覩記者數事述之。黃州有巨盜一夥，漏網且數載矣，百方緝之不可得。公察知其窟穴所在，則嘗匿聚深山古廟，乃密帶捕役若干名，伏廟側，身易丐者衣，往來廟前，羣

盜見而餉之。公故稱病，遙卧病門內，已語盜渠，願入其夥，渠壯其膂力而許之。變姓名曰楊二，以公髯因綽號鬍子。與羣盜雜處者旬餘，盡得其平時所爲行劫狀。公度再不可久，遂如廁而出，密召所伏捕役入廟，盡縛之。盜覓楊二，鬍子不得，則意公且遁矣。捕役械諸盜至公治所，盜問役曰：拿我者何官也？役曰：青天于二府。及進見，則廟中行乞入夥楊二鬍子也。盜始知爲公所策，叩頭伏罪，無異辭。公乃下堂，親破其械，命酒滿引，各手一盃。盜詫曰：我等死期至矣，不死而飲我，胡爲者？公笑曰：汝等自作不善，罹于法網，我不能代爲之寬，念廟中一

日之雅薄具觴酒一巡聊識故人意爾言已復笑既乃
又泣卽諸盜亦泣公曰無庸也讞已成矣第不忍見汝
曹之羣卽于戮且以株連我良善爲也命舉棺若干具
至並活埋之表之曰某府某官某瘞盜處於是楚人咸
服公之神羣呼公爲于活埋云公之自江防遷閩臬也
浙行僅襍被一囊朝衣一襲爾公趣僕人買蘿蔔數石
舉上船舟人曰是賤物烏用多爲公曰我沿途供饌也
載之且可以壓船既登舟日啖蘿蔔一二枚至閩界乃
已其赴任江寧也僱騾車一輛與幼子共乘之各袖制
錢數十文宿飯店不入公館在制府兩載餘日食粗糲

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人又號
公爲于青菜僕從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衙後榆樹葉啖
之樹爲之禿夏月盛暑公以疏苧布爲帳不能避蚊諸
子衣藍布袍侍側汗透背不敢脫亦不敢揮扇冬則皆
衣褐或棉絮襖無裘也公嘗微行或肩輿或徒步早晚
出入僧舍中於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一公在眉捷問
彷彿如或見之舉凡面赤鬚白形貌微似公者卽皆指
目以爲公兒女牀第間語亦不敢高聲曰于總督得無
聞之夢中醉中喃喃藝語亦或大呼于青天子青天子云
而公之歿也予以一瓣香哭公于喪次仰瞻凡筵惟青

燈布幔冷落菜羹而已問其篋笥則敝衣破靴外無長物蓋公之素履卓絕類如此嗚呼予考傳記三代而後以廉幹稱者代不乏人然類多矯飾沽激流爲刻覈以納于偏畸故措施建豎表裏初終之際徃徃難言之未若公之狷介性成質任自然畧無矯強刻厲之迹而誠意感孚無不服教畏神不疾而速直有超越於古人之上者然後歎公爲真不可及而益信誠中形外之爲不誣也公倅黃埭予卽耳公名屢爲言于朝士故公亦以予爲知己初至金陵卽乘篋輿過予廬坐雙梧下握手欵語論及地方事則任之甚力無何稍以直道難行爲

憂予曰公而亦慮此也大丈夫勘得透時雖生死亦不可易何況其他公曰先生言是也愚意亦如此嗣是公餘常枉過予而予常常不在家今年春公意興甚索頗有請告之志一日訪予于清涼精舍相對欵欵者久之其中隱然若重有憂者予厲聲曰遂忘梧桐樹下語邪公應之曰唯唯相與握手而別然公歿公友人鄭君某爲予言公近有所忤于時貴寔陰中之公懼爲所誣陷將無以自白坐是憤恚以歿實無他病也予聞之太息泣下以謂公之精忠獲上而猶遭迴咨且有如此至餘有志者又焉望其能特立而不懼也邪然觀上之

遇公恩禮終未少替則知公之所以結主知者良有素而聖朝初未嘗以浮議而有所參問之也嗚呼公亦可以自慰于九原矣公生于丁巳年八月二十七日丑時得年六十有八娶邢氏封淑人三子廷翼貢生廷勵廷元並諸生孫三俱幼公有文集若干卷行世易名曰清端於法皆宜銘銘曰嗚呼噫嘻爲菴中之芝爲鷲中之騏驎之益蕤繼之益馳物理旣如斯天道其易知噫嘻廉不可爲也而可爲如或疑之請視茲辭

復鸞鷲泉水利記

王垣

狐岐之鸞鷲泉自宋文潞公分濬三河溉農田數十村

其利甚溥厥後豪強侵奪東河據上流而獨行尙無爭擾而中西兩河同源分派弊有不可勝言者萬歷間一經於一魁王公之釐正再經於記事史公之均平計立地程挨次輪灌設水老人渠長給與印信簿籍分時刻以澆地始於三月之三日終於八月之一日舊規載在邑乘勒諸碑記無容紊亂者也迨順治年間法久弊生屢興訟端不能卽止今夏雨澤愆期農民急資灌漑聚訟愈多中西兩河之民謂石桐人以圪搭水相混有使中霸西使西霸中之弊石桐村謂西河人以五分作一刻紊亂舊規互相攻訐余曰五分作一刻私增水利固

大不可宜卽禁止而水各有地地各有主何自而有圪搭之稱此弊不除尤爲霸水根由下流受害之源何以息訟而安民乃召水老人而問之對曰石桐應得西河水六分大約於七十日之內用九程十一時石桐應得中河水四分大約於四十五日之內用四程五時二刻三分五釐合中西兩河之水共十四程四時一刻三分予又思石桐中河水於四十五日之內計水五十三時二刻三分五釐則西河七十日之內自應得水七十九時七刻五分二釐五毫然兩河分水多寡不齊因使石桐人於七十日內用西河水七十九時七刻五分二釐

五毫用中河水七十九時七刻五分二釐五毫再補以四六折算法之水借中河二十三時三刻四分八釐五毫此外中河人又貼石桐放程水七刻四分八釐五毫各河共應用百四時四刻一釐此四六折算法兩河並行之法也於石桐西河九程十一時中河四程五時二刻三分五釐之原額毫無增減西河借中河時辰亦用四六折算法還中河六分水十四時四刻五分九釐外浸河水一時如此通變則兩河之原額不增不減下流之憤氣可平又何受使中霸西使西霸中之害哉此法與父老幾經籌畫猶恐未協輿情因并召石桐士庶暨各

渠長共酌可否咸以爲公余曰衆旣稱公則情可平法可久石桐與中西兩河之民可以各按程灌地上河永不能浸奪下河矣至輪水牌舊例起於三月三日止於八月一日夫八月田禾尙資灌溉何可輒停使水有遺利致起爭端今更酌定至九月寒露後方止輪牌此均水息訟之微意也較之王史二公之法雖稍爲更張然民家水程原額仍無增損何妨通變於其間尤恐時移勢異日久生奸因命工鑄石樹碑於治之儀門垂爲定例俾後人不得紛更焉

修城隍廟記

顧峻

汾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十九

寧鄉處萬山中地僻瘠民貧城內外耕山爲田峯均嶺側人牛却立千仞上種黍稷麥荳雖耕雲鋤月似別有天地而吾民亦甚勞勩矣田無水灌溉天不雨立稿雨稍溢又下溜沙土和谷種且漂沒爲之天者不亦難乎是故歲多饑一切迎神報賽之典俱闕焉不講維城隍尊神固寧民之主與縣令同守茲土而香火稀少司廟者僅一人時逸去官捕之乃來予朔望禮神畢顧瞻廟宇墻壁傾頽梁柱朽敗幾不克蔽風雨何以妥吾神而稱斯職守爰謀之紳士父老作修葺計紳士父老爲予言歲饑不暇予告之曰周禮救荒之政不廢興作饑民

無食今修葺神廟俾其出力以博糊口廟既成民又得食范文正蘇文忠皆行之奚不可乎衆唯唯然不肯施一錢予權借官穀數十石庀物料賦工食擇老成人董厥事閱三月報竣大門正殿寢宮左右廊廡皆整理堅固不得壞此康熙三十六年冬事也予卽於次年春去官丹蘄塗墜諸事則尙有待焉嗚呼邑之水旱雨雹神實司之余薄德無以召神庥累吾民災祲頻仍流亡載道其放棄固宜然亦未必非吾民不積善不敬明神之過也自今以後廟貌巋然犧牲粢盛必潔齋明其心志洗濯其褊私用邀惠於神使歲功有成疫厲不作相與汾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三

含哺鼓腹優遊山中而共沐 聖天子昇平之化者此皆神之靈後令之力也於我乎何有

永寧州開礦詳文

謝汝霖

開採病民得不償失況礦徒易聚難散小則爭掠大則嘯聚關係地方不小我 皇上連歲蠲免數十萬之

錢糧欲四海富贍至於開採之議屢格不行 聖慮

誠周詳也有內務府商人王綱明者因欠鉛斤得擅礦利詐言節省實恣花銷若伊果能節省何至積欠纍纍卽使歲進萬金奚裨耕桑正賦乃盡趨遊手獷悍之徒散布晉楚深山之中雖今昇平日久保無意外之慮邪

明季科臣上言自萬歷二十五年十月開採至三十六年費過三萬餘金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此開礦無利可知也礦既無利旋而散砂砂有盈縮旋而均派民情愁抑謂槌鑿入山者十二年虎狼出柙者半天下此開礦病民可知也徃事昭然足爲殷鑒今開採既寬費用難省分肥人衆礦利自微初則冒領庫銀繼必誘傾人產節省未知何日將來虧欠更多但患之在事後者卑州不敢妄陳患之在目前者卑州豈能緘默茲有王允治劉承基王恕等到州皆王綱明之商夥也呈稱州屬骨脊山之黃帝廟卧羊山等處有礦可採人馬赫奕繹

騷徃來骨脊山卽古呂梁地接交城綿跨數縣高山大林積賊盤踞今交山之寇焰甫息呂梁之白骨猶橫新設營盤駐兵防守名靖安營此易亂難靖之區也礦商網利三晉何惜留此寸土以慰甫靖之遺民乃必求礦於舊賊之巢聚衆於營盤之內騷擾防兵驚逐殘黎就使十倍礦利尙且不可況未必有利乎伊謂開礦係奉旨之事卑州奉職撫民亦係奉旨之事但礦商志在營

利卑州職在靖民事各不同勢難共處礦商來則卑州必去毋滋亂萌階爲晉禍卽加卑州以阻撓國課之罪亦所不辭

遊麓臺山記 劉岫

自過嶺越上店以東北皆曰麓臺入由蘇家莊越三嶺或升或沉或騎或步十餘里最高阜曰田家坳風漸多峯迴路轉又上五里卽麓臺中峯日在城中所望見山至此皆西北俯視而東南萬山重疊如踞下一澗東北去割麓臺不與東南山連山無林木草色瀾天滴翠襲人襟袖衆壑參差千岩一色幾欲目眩山根石紫黑色如壁立頂上方石平置纍纍如九層臺麓臺得名或以此峯東偏因石坪起廟六楹前樹松一後二中祀神名潤濟侯碑云王允姪王浚化於此山語多誕按祁縣志

汾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三

云浚允子仕魏官太尉封南鄉侯誅司馬氏不果死之鄉人竊葬於麓臺立廟祀之并祀其母與妹後人禱雨輒應然則廟以報忠臣忠魂爲茲山主理可信無疑者供案下卽龍洞如井深不可測中多橫石齒撇捩不得下洞口但時時作風雨聲寒冽逼人山高風猛小憩卽下山之陰嬰溪出焉東北流入深壑及出山由東崖岡抵陰溝村石壁夾立水聲潺潺泄出卽志云晚照處也灌嬰廟在溪東二里名利潤侯廟亦以禱雨有應故也世傳嬰從高祖征陳豨駐軍於此故立廟祀之神貌巍峩面紫黑怒目鬚髯皆張冠皮弁垂紳執笏右並祀其

夫人冠鳳冠衣宮衣嬰澗之名或以灌將軍故邪此行
僅得張中宿先生詩二首而麓臺夙願始償大抵山極
高藏萬壘中荒古岑寂遊人絕少謝康樂所謂昏旦變
氣候左太冲所謂荒途橫古今者是也時同遊之士爲
余門人梁敏梁淑張道遠楊之楨趙愛旭崖垌村霍振
乾則東道主人攜酒以從者丙戌四月二十六日記

與王誠亭先生書

劉岫

適從冀郭村來見慈相寺碑一大者約過丈餘題曰大
宋西河郡麓臺山聖俱寺碑銘并序慶歷六年書字體
端楷骨幹如鐵迎日視之光怪瑤璃惜下半爲雨激碎

汾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三

失其姓名文字亦不完側北宋崇寧二年夥人題名草
書如碗大側南上宋建中癸未題名下政和乙未題名
字如北碑陰上文宋景祐二年吳郡張伯玉書下皇祐
二年記沙門名約百餘乃知傳聞漢碑之誤也對立一
小碑金明昌五年重修寺記安泰撰書中叙塔之由乃
唐西極大士曰無名師肅宗詔至京因寂於京詔還山
至宋慶歷其徒砌塔約高三十餘丈卽志所稱麓鏡臺
又知舊名聖俱創始甚遠至金改名慈相而志曰慈祥
不惟遺漏名跡并訛傳至此可歎也寺門外并立二碑
西丞相張天覺無盡居士撰荆南玉泉山寺關將軍廟

記東爲僧衆塔記。金泰和元年承務郎前汾州觀察判官雲騎尉賜飛魚袋趙大端撰。平遙主簿嚴坦書。字八分體。寺東一破庵。東牖下卧一石。泰和二年南庄逸民趙大端留題。碧鮮堂云。寒陰鑱碎。暗僧軒。玉立森森翠滿前。墜露修梢雲影濕。破紉春筍綺文鮮。雅宜冷映梅溪月。尤稱香浮茗竈煙。清夜沉沉正成寐。恍疑飛夢繞淇川。跋云。杲公喜公種竹成叢。因榜堂曰碧鮮。門人介山王某跋。小楷書。剝落不堪讀。西牖下小碣上。畫慈相寺圖。下聖水池記。云水醫眼。又名眼藥池。池不復存。字亦剝落不完。依稀識金明昌元年麓臺老人數字。總計

大小六碑皆當墨榻。而寺荒涼止一僧作主。其規模當盛時直是一大叢林。沙門不下二三百。而大人先生過平遙者。必遊麓臺。遊麓臺者。必憩茲相寺。如此等題詠。皆宋金兩朝人物。又味趙大端言。或似吾邑人爲汾州判官。而府志不載。又不知麓臺老人爲誰。非親到其地。僧不知入分書。又不解何碑當榻。何碑當鈔。終不了了也。歸過棲真庵。訪傳青主先生碑。乃八分小篆。更奇怪者。陸狀元親筆一。王山史徵君親筆一。許時庵先生詩一。皆炳炳蔚蔚。爲斯地增勝。而道士乃云無古跡。轉帖之不能了事。如此。此事至重。先生爲陝名人。康孟老又

摻筆二美具矣。千載一時也不一一搜剔，令古跡湮沒于荒煙蔓草，如慈相棲真者可不愴然邪？愚以節孝風俗地理水泉財賦問邑之賢士夫，任以採訪，至名勝之區，岫當力往探討，總之舊志疎畧殊甚，我輩今當慎之。先生裁度如鄙言可採，卽遺墨刻匠二三人來，問應榻碑如何。

古栢圖詩跋

吾友河南張潛谷嘗語中嶽漢栢云爲孝武封禪時物，其奇其怪其古其大其蒼茫渾穆實非人世所有。余亟欲一往觀之而未能也。今春自燕山計偕歸，道出平遙。

汾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三十五

適故人王誠亭先生作令於斯，下車就訪，酒酣話舊，因及邑中名勝事。先生曰：茲地山高水深，他無所得，吾爲令數年，自超峯麓臺外，獨有胡邨萬年古栢，暇日共晨夕耳。遂遲余共賓朋往觀。栢在古觀中，觀卽以栢僊名，周圍可二丈五尺許，光怪陸離，曲折縱橫，岳岳茫茫，人對之不敢迫視。其西去一枝，幾欲墜地，前人以石柱擎之，石入栢尺餘，拔柱離地如龍之爪物者然。石有字志之，爲金泰和七年。其傍南二柱，一爲嘉靖三十年，一則漫沒不知歲月矣。徘徊俯仰，遂擬栢梁臺體爲古栢行，以附工部孔明廟作之末。亦解衣浮白，謂座客曰：此

栢數千年不遇吾徒幾空老
九邨矣卽走筆爲歌而吾
友浙東陸子左臣自湖上來
乃居公幕中亦放歌成篇
以紀其勝余唯公得栢以爲
友栢亦因公以得名何其
幸也密縣白松不知幾千萬
年自歷下先生偕諸子詠
之且繪爲圖以刻諸石而上
古仙靈遂得與海內共覩
公亦胡弗爲此古栢作皇甫
玄晏令石根銅柯一著人
閒也哉公曰是吾志也遂磨
石一片後圖前詩刻而表
之仍以甃砌爲臺以護栢而
立石其上焉後之賢人君子
名公騷士驅車行邁過此邦
者或來訪勝探奇與嵩陽三
株南北並稱則公與栢且同
壽天壤矣召伯之棠不是過
也

汾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三

修張蘭城記

劉爾聰

張蘭距邑東四十里爲孔道鉅鎮蓋卽古之張南村蘭
聲相近故音變焉鎮向有城不知建自何時無碑刻可
考自明季流寇肆虐所過都邑爲墟我鎮之戒嚴者歲
凡三四而卒不受瘡痍寔惟堅城是賴今國家奠安
海宇休養黎元數十年來干戈旣息盜賊罔聞閭閻之
間徃徃有夜扉不闔而天子方下詔令天下完
固城郭以衛封疆此非安不忘危憂深慮遠之至意乎
我鎮城周五里屋舍鱗次不下萬家蓋藏者什之二三商

賈復四方輻輳儼如大邑然環視四垣大半頽落於是馬贊府德馨捐金首創里人翕然相率以助經始於丙申春暮告竣於己亥孟秋鬻工凡九萬而盈費白金四千有奇是役也上以慰求寧之意下以免守望之勞且以徵吾鎮衆志成城親睦之古風在焉是不可以不記余亦里人樂觀厥成且有馬贊府之屬因述其巔末以壽諸貞珉凡以財輔以力相者並得列焉是爲記

邑侯方公重開利導渠碑記

李國祉

嘗思古聖王盡力於溝洫無日不以民生爲念必使斯民享粒食而後安由此觀之水之係於民也豈淺鮮哉

汾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七

然天時之不齊地勢之各異有汜濫於畎澮橫流於村落中者不能順其性而導之而民之受其害者徃徃而有茲李家莊數村逼處汾河康熙六十一年山水漲漫渠道壅塞凡此數村憫於昏墊者歷今三載莫可如何雍正元年十二月邑侯方公蒞任茲邑利無不興弊無不革念數村之水害尤切於民二年春率同官廣文胡公梁公少尹江公縣尉朱公嵩司劉公親履其地以豕一羊一禱於河伯祭畢餽餘召父老而飲食之開導勸諭至再至三相度形勢申請於上李家莊村西開東西渠一道自秦廷璠西畔起東至李保瑞西畔止復開南

北渠一道自李保瑞地內起北至長畛東西大道止二
渠各闊三丈八尺共計地二十八畹二分五釐所挑之
渠道係衆姓之地多寡不均已經公議每畹價值四兩
各照地畷之多寡收價有情願不受者另行鐫名開後
其挑渠之夫役亦各照地畷均派至渠道錢糧公令地
主開除糧數共計銀二兩四錢有奇捐俸完納永爲定
例於是渠道乃成夫潦則洩水歸河以免昏墊之憂旱
則引水灌地不受旱魃之虐水患旣除農業可興一舉
兩得孰非萬世之利乎而今而後數村之民世世子孫
享其利於無窮卽沐公之德於無盡也事當告竣僉謀
勒石用誌不朽公諱士模字文治號樵舟江南歙縣人
辛卯科孝廉

修尊經閣記 李壽彭

文廟例有尊經閣所以藏典籍課經生由來遠矣介之
文廟舊在縣治之東元初縣尹閻公梅徙置城之東南
隅今其遺趾也厥後毀廡亭廡祠庫齋廚之屬俱以次
整齊而尊經閣獨缺焉未備明正德十年歷城趙公睿
來宰是邑乃於明倫堂後購民地一區創建之此有閣
之始也自是終明之季百餘年間雖復因時葺補而歷
年旣久風雨摧折岌岌就傾我朝鼎興整飭天下郡縣

學校以文太平於是邑中有重修之舉顧是閣工費尤鉅本邑貢生梁君錫珩請於祖中書君星炯慨然獨任一切腐材裂瓦盡撤而更之堅其物料廓其規模凡三層崇五丈二尺週十六丈八尺糜金錢百二十萬有奇是役也始於康熙辛巳越五載而落成又二十一載寔今 天子建極之六年余奉 簡命承乏茲土則中

書君祖孫之歿已久而適於是冬營葬余旣往弔於其廬而退觀今少司農俞公兆晟所爲君墓志銘則修閣之事載焉辛亥春會有欲新文廟之舉中書君之曾孫濬泌念是閣爲先人義舉復捐六十金丹聖之旣竣學

博榮君欲謀所以不朽者請余言勒諸石余惟古者建閣命名之意非徒備規制侈觀瞻已也蓋卽以是爲師生講學之地也自學者溺於科舉之業所讀者章句之書所務者揣摩之學而聖賢所以示人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實置焉弗講蓋經學之不明久矣今此邦之士辛得博雅敦行如榮君者爲之師旣日進諸生而啟迪之矣當此之時誠能聚聖賢萬卷之書於閣上昕夕誦習相與講明切究以修實行將道德明秀之材庶其有冀乎則是閣之建所關非細而因名責實有不可以徒然者矣今夫坐擁鉅萬資不惜貫朽雖捐錙銖爲里黨

利輒有難色。又其子孫或職是以墮廢先猷者。比比皆是。間有一二樂施之輩。則又惑於浮屠果報之說。以爲福田利益計。求其如梁氏祖孫所爲。亦已鮮矣。嗟乎。是豈不足以維風勵俗哉。余旣嘉中書君祖孫倡義於前。濬泌昆季復繼述於後。而又喜榮君之樂於成人之美。因爲次第其始末。以詔後之君子。而併於紀事之餘。著其尊經實益於此。邦有厚望云。中書君名星炯。字漢昭。孫錫珩。字楚白。候選郎中。曾孫濬泌。俱國學生。世爲邑聞人。後先經營法得備書焉。

南城引河記

邵之楷

汾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三

寧邑連嶂疊岫。依山爲城。每屆夏秋。積雨霖潦。羣峯澍流。波激而湍悍。巖間巨石。飛薄而下。疾如鳥逝。潰瀑洶涌。響振林谷。而城之東南隅。適當下流之衝。城趾日就傾圯。徃徃奔潰。泛濫直入城內。受患最劇。予於雍正八年。勸率士民。修葺墉垣。旣訖工。樓堞蔽虧。屹然巨鎮。旋築石隄一帶。以捍冲突。日久隄漸不能支。且有泛溢之虞。終非鞏固。金湯歷久靡敝者也。先是城東百餘步。有河道舊蹟。自南至北。三百餘丈。溯流而北。屈於永寧界。又折而西。歷青龍泉。又西六十里。入於黃河。歷年沙石填淤。委爲榛莽。水失所歸。宜其橫決四出。而不可制。計

惟於東南受衝之處高築隄岸編荆固植木椿以塞其流而挑濬舊河引水東下使趨故道此百世之利也余亟蠲俸爲創而一時士庶相率醵金願襄其事爰爲之請命於大府而庀工焉凡九閱月告竣是夏山水漲發衆流抵隄下則泊然以止旋循舊河滌洄而去城闈安堵輿情胥悅是役也購物料督工作稽簿籍謹出納皆二三紳士之才者司其勞不假吏胥之手無滋箕歛之擾予旣嘉士庶之義舉幸藉手以底成蹟并願後之吏茲土者踵而修之無或廢墜則此河之利永永無極於是乎書凡河長一百一十丈深四尺廣六丈五尺隄岸長一丈廣一丈高八尺用木以椿計者八百荆以斤計者十有二萬役夫以工計者四千四百三十八總計費白金以兩計者四百有奇捐金者若干人例得並書

修石桐分水夾口記

張任政

余邑生齒旣繁非商賈生涯卽盡力於南畝農家之水耨至重也西北地勢汗下且濱汾河灌溉之資甚便而東南率皆高阜歲或愆暘穀卽不登所利者惟狐岐之勝水混混下注足以潤數十村之土壤耳志載宋時文潞公始開三河建石平以分派東河旣順流獨往而中西兩河上流雖分而尙合至石桐得過環翠橋數百步

始立石夾口判而爲兩一趨於北爲中河一注於西爲西河其制如夾字故曰夾口舊制中河三分西河七分歲久木石旣頽三七莫辨利歸於中貽害於西聚訟不休時關中史公蒞任廣咨博訪又得鄉先進武別駕名奮孝者相與講明區畫乃重立夾口昔以石者易以鐵昔以木者易以石中河地約四十頃分水四分西河地約六十頃分水六分兩河人皆稱平允告之上臺勒碑垂遠此明萬歷二十六年事也百餘年來夾口復壞於是兩河人僉議興修請諸邑侯宋公中河以侯君起明張君宏漢西河以楊君清鳳經紀其事而命余董之工汾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三

始於乾隆十四年季秋終於次年孟夏夾口寬狹低昂如昔水循故道史公之良法庶幾復焉凡用鐵以斤計者五百而贏石以丈計者三十有奇白金若干兩兩河計晦而出情無或吝厥成之日衆咸屬余爲記余乃述史公之舊章今邑侯宋公之纘緒願我兩河人世世守之自均平如一無煩當事之躊躇矣爰勒之貞珉俾後人知所法守云

表宋孝子廬墓記

李生棟

聞之表懿行發幽光皆司風教者分宜行之非是則爲疎爲曠庚辰秋余秉鐸是邦朝夕課諸生苟有一善獎

掖卽隨之。而尤欲砥節勵行之士。表而章之。以爲邑中勸訪之旣久。乃得張良村故州司馬宋君者。君諱如隱。字仲默。幼卽失怙。事母先意。承志數十年。始終弗懈。愛妾偶忤姑意。卽出之。弗顧。母病伺湯藥。夜不解衣。禱天願代。母旣卒。水漿不入口。哀毀骨立。而殯殮俱如禮。泊營葬畢。卽結廬墓傍。寢食其中。凡三越寒暑。晨昏仍若定省。然嗚呼。可謂孝矣。鄉黨嘉其行。咸欲告之。有司請旌。君固辭。至再。曰。人子事親。惟恐力之不竭。以虧子道。我供我事親之職而已。豈敢以此博聲譽哉。及老病劇。猶屬二子勿循人言。以違我志。二子涕泣受命。至今十

餘年。隱而未彰也。噫。親在則養之。以誠。親沒則盡之。以敬。而終身猶不欲以一旌博後世名。此真所謂生前有懿行。歿後有幽光。非表而章之。何以慰鄉評。而廣風教。爰立石於故廬之側。以昭秉鐸之分。詞之不文。所弗計也。

